

## 520·我爱荔 我与茂名荔枝的往事

编者按

520前夕,本版编辑临时向老通讯员们约稿谈谈茂名荔枝往事,没想到,大家非常踊跃,短短两三天就投了好些稿件,讲述了几十年前的荔枝往事,故事真实、有趣、感人!今天择取其中几篇见报,与大家一同感受荔枝的魅力与往日趣事,见证昔日茂名荔枝与今日茂名荔枝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出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童年时期吃荔枝是一种奢望。

荔红时节,偶有乡里人挑荔枝到圩街卖,我盯着那些形如心脏、鸡蛋或乒乓球的红彤彤的荔枝,尽管垂涎欲滴,也只好硬生生把口水咽进肚子里。

初尝荔枝,是姑妈出嫁之后。姑父家里有一棵荔枝树,婆娑如盖,收获季节,姑妈除了摘取一部分去换油盐酱醋外,大部分送给亲邻分享,我和妹妹为解馋,每到荔枝时节,便以探望姑妈为借口奔到她家美美地享受“近水楼台”的口福。与姑妈相邻的人家也有两棵荔枝树,为提防村里捣蛋、嘴馋的孩童糟蹋,远未到收获时节,树干就被其主人用杉树枝或带刺的植物团团裹住并喷上农药,让小屁孩们望荔枝兴叹。姑妈家的荔枝树不设防,从挂果泛红开始,树下便有孩童或持竿扑打,或掷石子敲击,为防止意外事故发生,姑妈总会信手摘下几

## 致富果——荔枝

谢秀凤



颗递给孩子们,和蔼地说:“阿妹尝尝,看看荔枝绿色时是不是很酸,肉也薄?让它们再长些日子,看到它们哪天红透了再摘,我多分给阿妹两串,好吗?”就这样,姑妈的荔枝树在村里不用看守却被糟蹋得最少,它是用善良、大方、守信浇灌起来的。

“甘露凝成一颗冰,露浓冰厚更芳馨”,用范成大这首诗来形容姨父家的荔

枝是最恰当不过的了。传统的荔枝,一般都是核大肉薄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家住茂名信宜的姨父从高州亲戚处引进了荔枝优良品种糯米糍在村里率先栽种起来,这糯米糍果大、皮薄、核小、肉厚、汁多、味甜,收获的第一年,姨父一挑到集市,很快就会被抢购一空,当村里人羡慕着上门取经、寻求果苗时,姨父一脸自豪的说:“行行行,咱乡里乡亲的,有钱,一起赚!”后

## 刻骨铭心的荔枝往事

王如晓

日前,蝉鸣荔熟时,意外接到工友老何的电话,诚邀我们全家到根子镇柏桥村他家摘荔枝。感激之余,思绪万千,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情不自禁回想起四十多年前一件关于荔枝的往事。

1978年初夏,也是蝉鸣荔红时,与大家一起在茂名油公司露天矿机电厂当合同工的工友小何诚邀我们到他老家摘荔枝。在当时,荔枝是稀罕之物,能吃到它,比吃山珍海味还要诱人,令我好生期待。周六,工友小何带着我、吴师傅、刘师傅在吃完中午饭后,便骑上自己心爱的自行车前往他家。太阳西斜时,我们便到了小何农村的家。小何妈妈不知我们突然到来,显得既高兴又有点局促不安。原来,小何跟我们说,当天是生产队约定摘荔枝来分的,所以邀请我们前来品尝,想不到他妈妈把分到的荔枝大部分卖掉了,只剩下几斤次品荔枝。小何很是尴尬,觉得大家远道而来,没荔枝给我们吃,很丢面子,所以临时决定待傍晚再去“地主园”(原是地主的荔枝园,后来被划归生产队所有)偷

偷摘一些靓荔给我们吃。好不容易等到夕阳西下,天将变黑,我们工友一行四人便拿着棍子、竹箕等悄悄地向“地主园”出发。“地主园”的荔枝树都是挺高大的老树,只见相对低矮的,或者用梯子能摘到的荔枝都被社员们摘光了,剩下的都是又大又红的,高高挂在树梢上的荔枝了。摘荔开始,只见小何像猴子一样快速爬上树的高处,用手摘那些“漏网之鱼”。他把摘到的荔枝往下抛,我们三位工友便脱下上衣在下面接。当我们摘得正高兴时,一句雷鸣般的吼叫“谁在偷荔枝?”,吓得我们目瞪口呆,只听见荔枝树上哗啦几声响,小何惊得一脚踩断一棵树干,重重地摔在了地上。结果是小何跌伤,右手骨折,很久都未能站立起来。摘到的所有荔枝被大吼的“看佬”没收充公,还被他教训了一顿。我们像丧家犬一样背着小何回到他家里。

小何妈妈了解实情后十分伤心无奈,忙叫我们用自行车陪小何到根子卫生院检查。我们三位陪小何做检查,驳骨、上

药,一直忙到深夜才结束。因来回不便,同时又要照顾小何,我们便在根子卫生院的长椅上过了一晚。这种事发生在当时那个年代,偷生产队荔枝是思想有问题啊。其结果是,小何遭到生产队扣工分50分(当时合同工每月要交20多元回队里领工分的),还因偷荔枝跌伤手不能上班被机电厂记过处分并扣一个月工资。最可惜的是小何还留下了后遗症,因当时医疗条件有限而未接正断骨,虽治好了,但手还是有点弯曲,后来小何被工友们戏称“弯手仔”。事后,小何曾对我们三位发誓:“我一定要种出自己的荔枝并种最好的荔枝,到时请你们再来任摘任吃。”

转眼间40多年过去了,今年1月24日,我随茂名市诗词楹联学会的会员前往根子镇柏桥村委为乡亲们义务写春联,结果巧遇了带着孙子再来叫我写春联的小何(如今改称老何了)。老友相逢,回忆往事,各自唏嘘。他简要地说了回乡后四十多年的奋斗历程,从自种荔枝出卖脱贫,到承包荔枝园(地主园)致富,再到矮化、

来,村里有人又引进了肉爽脆而清甜的桂味,本着共同奔康致富的理念,姑父和伙一起不断探讨,科学管理,年年夺得荔枝大丰收,我们这些城里的亲友想把荔枝当饭吃个够,已不再是奢望了。

可高速公路未通时,丰收的荔枝也曾让果农犯愁过,那阵子,姨父多次催促我有空带几个同事来摘荔枝,说卖三五毛钱一斤,请人摘都不够付工钱,烂在地上又怪可惜的。面对“若离本枝,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的难保鲜的荔枝,姨父和他的乡亲们真的好无奈,他们甚至畅想:有朝一日如果荔枝能像三华李、龙眼等水果那样深加工,产销一条龙该有多好。

近年来,每逢探望姨父,看着漫山遍野黑黝黝的荔枝林,我总爱打探:“今年荔枝不会再遭遇丰收成灾的年景了吧?”,姨父一脸自信地说:“肯定不会啦,现在包茂高速公路经过,给我们带来了福音,果农们个个都吃了定心丸,无后顾之忧。”看着姨父脸上洋溢的幸福表情,我由衷的为他高兴,为果农们祝福!

茂名是中国最大的荔枝产区,茂名荔枝唐朝时期就被列为朝廷贡品,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必将在乡村振兴中大放异彩,让所有的果农荔枝红时节尽开颜!



红色故事连载

## 风起云涌

(之二十八)

许向东

翌日晚上天黑事分,谢文新来到杨绍栋住处,还没等杨绍栋开口就说:“杨先生,咱们说好了,这是最后一次。我没有那么得闲,以后你可不要再找我了。”“好的。一言为定。”你放心,日后我不再麻烦你。今天我也不打算跟你谈什么事,只是等一下和你去看一件东西。你坐等一下。”

过了两支香时,朱有才来报告:“都到了。”

二更时分的公馆圩尾,一片漆黑,几乎伸手不见五指。家家大门紧闭。街上时而只有狗在“汪汪”乱叫。“叮叮,叮叮”,不远处传来一阵以按摩为营生的盲人走路的有节奏的手铃声。杨绍栋便和谢文新跟着出去,走到圩尾那所房子门前。“你敲门看看。”杨绍栋不动声色地说。

“这所房子没人住,黑洞洞的,有什么好看?”谢文新疑惑。说着便连续敲了几下。里面毫无反应。“你们带我来看看这所房子,这真是莫名其妙。主人去北海那边做生意,不在家。我知道的。”谢文新说着就要走。“你再敲一敲。”杨绍栋道。谢文新说:“敲就敲!”说着又使劲敲了几下。

突然,听到里面有拉门栓的声音。门开了,出来的是一个熟悉的身影,依着朱有才举着的火把晃动火光,谢文新依稀看清了这个人的脸,感到震惊:“张区长,你怎么在这里?”张耀垣显然不知所措:“你,你,你怎么找到这里来?”稍微镇定一下又道:“这是我租的房子,有时过来住住。”说着就要走。“慢着,先不要走!一块进去看看。”杨绍栋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你们要看就看。一所空房子,有什么好看的。”张耀垣不耐烦地朝里面摆摆手。此时他已经完全镇静下来了。他就随着杨绍栋谢文新往里走。

就在此时,一个女人在里面大声地叫起来:“你们这是干什么?堵住不让我回家!”

顿时,张耀垣和谢文新两人都惊呆了。原来,完事后,莫小珍刚要开铺尾小门往外走,却被朱有才小组的两个人堵住了往里推。而张耀垣以为莫小珍已经走了,所以十分镇定。开门把杨绍栋、谢文新引进来。却想不到她被堵在里头了。

“你们这是干什么?你们这是干什么?”张耀垣一下子懵了。他压根想不到事情会这样。谢文新则是好半会都没醒过神来,他根本想不到自己的妻子会在这里。他怒气冲冲地冲上去打了老婆两巴掌,然后抓住她的头发要往墙上撞。被杨绍栋拦住了。此时莫小珍一边哭一边指着张耀垣:“我不情愿跟他。他这个死鬼,硬逼着我和他来往,不然就要把我老公的饭碗打掉。他根本不是人,趁我老公不在家霸占我!”张耀垣一时说不出话来。“事情大家都清楚了。你张耀垣做了坏事,你说怎么办?”杨绍栋道。“我补偿,我补偿谢文新就是了。”张耀垣前所未有的顺从。“我们大家都是见证人。你既然同意补偿,看看谢文新意见如何处理,有什么话。”杨绍栋说。谢文新十分痛苦的抱着头蹲在地上呜呜咽咽地哭,一时无语。这个事发生得实在太突然了。他根本想不到张耀垣会这么做。不知如何应对。

杨绍栋见时分已晚,便让众人散去,各自回家。走时把谢文新拉到一边,一再宽慰他,说此事祸根是张耀垣,是他威逼你妻子。你不要过分责怪她。看谢文新大致冷静了下来。便边送他回家。莫小珍哭哭啼啼地跟在后面走。

第二天上午,杨绍栋正在和参加查账组的五位代表开会。谢文新抱着一袋账本来找:“杨主任,这个家伙实在太坏!想不到他这样待我,我决不能放过他。”杨绍栋道:“他做尽坏事,应当受到惩处的。”于是,杨绍栋当即让五人把账本的内容抄录下来。然后把谢文新叫到房内,如此这般的交待一番,便让他带账本回去。

第十二章  
过街老鼠无处逃遁  
茂南民众大获全胜

两天后,朱也赤从县城到区农会,杨绍栋、刘竹虎汇报了工作进展,朱也赤听后呵呵笑道:“你们工作做得十分好,现在万事均已具备,大戏可以开场了!”朱也赤领着杨、刘等人到区署会张耀垣。张耀垣连忙请坐:“多日未见朱主委,怪挂念的。伤口都好了吧?”张耀垣说着上前要朱也赤的伤口。朱也赤边用手挡住边说:“我的伤口已无大碍,有劳区长挂心。”“我让人买了两条上好的鱼,等你过来给你煲汤补身体的,对伤口愈合很有用!”

“这个就免了。我们今天有事要找你的。”朱也赤正色道。

(未完待续)

## 荔枝趣事

黄景隆

仲夏五月,又到荔枝飘香时,一段段与荔枝有关的往事历历在目。

小时候,村里还没有多少人种植荔枝,只有十几棵荔枝老树。在大家生活比较困难的时代,望着荔枝树上挂满红红的荔枝,心中渴望能品尝品尝。也就是这些荔枝老树,每年挂的荔枝果,有时多些,有时少些,在每年收获时,大小伙们都能分到一些品尝。

记得最难忘的是,有一年荔枝老树枝上挂满了果实,大家预想着有一个丰收年。但是令人意想不到的,荔枝成熟前突然遇到台风,村中小伙伙们在七级台风刚过去,就走到村里那些荔枝树下,捡拾被风打落的基本成熟的饱满的荔枝,用嘴吹吹干净就吃了,甜中带点酸,回味无穷。

后来,到外地读书,毕业后回到家乡,荔枝已经逐渐发展成为茂名地区的一种品牌产业。记得1998年,我在化州市平定镇政府工作时,曾组织镇党委的同事及镇农科站和水果办的同志,到全镇调研水果种植、蚕桑种植等情况,提出了利用山地广泛种植荔枝等水果的设想。三年多后,当地果农承包大片山头种植良种荔枝,乡亲们镇农科站和水果办的指导下,荔枝等水果大丰收并卖得好价钱,成了种荔枝等水果致富的先行者。

## 琼浆玉液之缘

陈汝雄

被引爆,满嘴香甜爽滑,沁心润肺。我问同学这种琼浆玉液般的水果叫什么,他回答说是荔枝。第一次听到麻吃到荔枝的我,感觉自己品尝到了仙果,吃完之后,口齿香甜,回味无穷,感叹人间竟有如此甘甜美味的佳果,以为那个遥远的叫茂名高州的荔枝产地一定是人间仙境吧。

八十年代中期,我被调到茂名石油化工公司研究院第二研究室工作,当时的工作地点是在油厂东北角里一块突出的狭长高地,具有“花果山”之称的北山。实验室周围满山都是果树,有芒果、树菠萝、龙眼,且还有两株荔枝,到了五六月水果成熟时,我们

每位职工都能分得一大麻袋芒果、树菠萝等。当年,荔枝还是稀有品种,如今我们却能亲自采摘,且能在全室职工开会时一起品尝,那种刚刚摘下的荔枝比自读初中时吃到的那粒荔枝更为香甜美味可口。

九十年代初,我被调到公司机关从事宣传工作,有次采访一位车间工程师,登报后他被评为公司劳动模范,于是他送我一袋荔枝给我表示感谢。我当时吃了很多,可到了晚上觉得咽喉肿痛,第二天连说话的声音都变哑了,且发起了高烧,我在医院打了两天吊针才慢慢康复。医生说我是发“荔枝痧”,提醒以后吃荔枝前

## 外婆的荔枝

陈冲

起伞,一脸笑容,亲昵地抚摸着我和弟弟的小头。妈妈也笑盈盈地迎出来了。

进了屋,来不及坐下,我就急不可耐地打开“篮勾”。哟,满满的一“篮勾”荔枝!红红的,太可爱了,太诱人了。

我从“篮勾”里拿出一把荔枝,先送给外婆、妈妈尝。两个弟弟嘴馋,等不及我分发到手,便急着也从“篮勾”里抓起一把,剥开一个,塞进嘴里一个,接二连三,马不停蹄。我也剥开一颗,只见果肉鲜嫩、晶莹剔透,放进嘴里,轻轻一咬,那汁液甜津津直往喉咙里流。瞬间,沁人心脾,齿颊留香,吃了一颗,还想吃第二颗、第三颗……

坐在一旁的外婆,慢悠悠地摇着蒲扇,瞧着我们这个吃相,忍不住笑了。“慢点吃,过几天再给你们送些来……”,轻言细语里,饱含着外婆对我们浓浓的情,深深的愛!

突然,我想起了玩伴,悄悄摘了一把,塞进口袋,对妈妈说,我出去玩玩就回。急急找到要好的土权、康德,带着他俩到我们常玩的地方——祠堂门口的大榕树下,我像淘宝贝似的,小心翼翼地口袋里掏出荔枝分给他俩。他俩乐得眉飞色舞,一边吃一边笑,那快乐之情,幸福之情,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我不无自豪地说:“这是我外婆带来

的荔枝,是我外婆家的荔枝树长的!”他俩向我投来了羡慕的目光,赞着外婆,咂着舌头,连称好吃。

我惦记着家里的荔枝,很快回到家中,带着土权、康德俩。外婆见了小客人,忙拿出荔枝招待,后又给他俩每人一把,叫带回家去给爸妈弟妹也尝尝。他俩欢天喜地,拿着荔枝回去了。

次日,我们的话题自然是吃荔枝。说实在话,那时物质匮乏,尤其是我们乡下人,温饱问题还未解决,哪有余钱买荔枝水果?尝到外婆的荔枝,自然也就觉得特别可口美味,特别开心快乐,特别难以忘怀。

时间匆匆,岁月悠悠,几十年一晃过去了。童年时家乡没有一棵荔枝树,现在家乡的三座山,全种了荔枝树。昔日的玩伴土权、康德,已成了村中的种荔大户,各自拥有好几亩的荔枝树,管理经营有方,每年销售荔枝的收入极为可观!日子红火了,盖了小洋楼,买了小轿车,还和村中几位成功人士一起,捐资修了环村公路,装上了太阳能路灯,建起了村文化广场、村健身广场、灯光球场,绿化美化了村庄。

当然,每年荔枝成熟时,还不忘童年的玩伴,特地打来电话,邀我回乡品荔枝、赞荔枝、写家乡,自然也提到当年外婆送荔枝、我们吃荔枝的那些往事。